將未婚夫介紹給他，卡蒙沁德只祝福他們。〝整個晚上笑容始終不曾消逝〞，但是〝分手之後，我也沒上酒館也沒跑進森林中，只是躺在自己的床上，像小孩子那樣的號啕大哭。〞然後收拾行李回家去。

最後一回愛的故事他愛慕的對象是個三十四歲的寡婦—娜麗妮。卡蒙沁德是她的房客。〝我們經常在彩霞滿天的黃昏，帶著小櫈子到外邊坐著，附近的鄰居、小孩子、小貓等，也加入我們的談話圈。〞〝這種牧歌式的生活也潛進某種危險的斜蔦。我發覺娜麗妮的心裏似乎燃燒著與我結合的冀望，希望我永遠居留於此。〞但卡蒙沁德卻又離開她。

以上是摘自書中的簡略內容，但我們卻可清楚看出，卡蒙沁德的所謂「戀愛」只不過是一種〝一廂情願〞的〝單思〞。

就如：當主角冒著生命危險採拮巖崖上的石南花時，麗琪並不曉得他；主角匆匆地將舟子靠岸掉頭離去時，葉密妮尚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當主角懷著悲痛的心情，收拾行李，待天亮後返回故鄉時，葉莉莎蓓尚與未婚夫沉緬於愛的天地裏。

而作者卻憤憤不平的寫道：〝我常懷疑，女人似乎有一種殘酷的心理，以做弄鍾愛自己的男人陷入絕望的痛苦而引爲快樂。〞這不更充分證明卡蒙沁德病態的情感嗎？

最後一段愛的故事恰與前三段相反。卡蒙沁德自以爲娜麗妮愛他，所以〝不得不趕緊打道回國〞。他原以爲娜麗妮會傷心欲碎的挽留他，但是〝她的反應，倒是與我所預料的正好相反。〞卡蒙沁德根本未明瞭這又是另一齣〝一廂情願式〞的悲劇，而自我解釋道：〝總之，她甘心接受既定的命運，並沒對我提出補償她失望的要求。〞

因「單戀」而自以爲「失戀」者，在我們生活圈內並不罕見；就是在象牙寶塔—中山裡亦不乏前例。讀者在初讀此書時，對主角卡蒙沁德的際遇和打擊，難免會同情不已。但只要我們撇去那淡淡傷感的文字表面接受悲劇故事發生的正眞原因時，我們能不引「卡蒙沁德的覆轍」爲戒嗎？

最後，請您牢記：「戀愛是行動的而非理論的」。



溪畔夜語

—兼談湖畔之夢

—酉星卒—

翡翠溪的水潺潺。

月下的溪畔坐著兩位男孩，迷漫的煙霧越過他們的頭頂，飄逝於隨風搖曳的竹梢……。

「喂！德揚，你蹺課專程南下，有啥事？」右邊的那位高瘦的男孩開口了。

「我一我和『小雨』可能要吹了！」說話的男孩原來秀氣的眉頭打了結。

「哦!?吹了也好，也許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可是，星卒，我……」德揚望了望他的朋友，欲言又止。

「我懂你的意思，」星卒接著了他朋友的話「三年的感情不是一朝一夕的耕耘所能培育的。還記得嗎？當年我們同時爲『小雨』而瘋狂，可是後來我發現你瘋得尤甚於我，我不願爲一位女孩損傷我們多年的友誼，同時我更發覺『小雨』固然不見得能適合於你，但是我更無法適應於她，所以一」「所以你就讓賢了，是嗎？」「哈哈一應該說是急流勇退，喂！德揚，你看過赫曼赫塞的『湖畔之夢』嗎？」

「嗯！上學期看了三遍，給我感受很深，是赫塞以他優美的散文和詩境的描寫，敍述畫家一覺安。斐拉古失敗的婚姻生活，人物簡單，情節動人，對嗎?!目前我又看了赫塞的另一本名著『漂泊的靈魂』，嘿！星卒，你怎麼突然提起『湖畔之夢』？有啥不對嗎？」德揚問著他的正在吞雲吐霧的朋友。

「噢，沒啥！我想這兒雖非湖畔卻是溪畔，讓我們來試著喚醒『溪畔之夢』好嗎？」「好，願聆高見！」

「依你之見，你是同情或是鄙視畫家不幸的遭遇？你是讚賞還是咀咒畫家最後的決定？」星卒望著瞪視著潺潺溪水的朋友問。

「我有些同情畫家在他失敗的婚姻生活中所作的犧牲與忍受，以及痛苦與悲哀所加之於他心靈與肉體上的折磨，可是這些對於他又未嘗沒有好處!?我以爲心靈與肉體上的折磨正是一位偉大藝術家靈魂中不可思議的動力的泉源，由於這個泉源，所以畫家能捕捉他的靈感！征服畫的世界！終於功成名就」德揚點燃他的第六根煙，繼續又說「但是我不敢苟同畫家最後的決心，不論這決心是否由於他的那位多年老友一奧圖．布哈德積心處慮引誘與善意勸服的結果，或是由他心坎中那座隱忍了多年的火山爆發所導致，他都不該在他體弱敏感的小兒子一畢耳死於腦膜炎之後，狠心地棄他的哀慟欲絕，正需要他安慰的妻子於不顧。他疏忽了即使再堅強的女人終究需要男人的護衛！而且，或許由於畢耳的死，他可以使瀕於崩潰的『家』破鏡重圓，可是他放棄了再作最後嚐試的機會！我不敢斷論他是否是一位好丈夫，因爲麻布袋中的銅錢不成雙是搖不出聲響的。但是，我以爲他不配稱爲是一位成功的父親！對於他的大兒子一阿爾伯特，爲啥他只會說『我是喜歡他的，只不過是他喜歡他母親的程度比他喜歡我的程度多些，這我沒有辦法。』!爲啥他只懂得『懷著滿腹的痛苦和懊惱在一旁眼睜睜地看著他愈來愈對我冷淡，愈來愈傾向到他母親那邊去。』!?爲啥他不去尋找事變的癥結，試著把結解了呢!?至於小畢耳，畫家的確是深愛著他，可是當小畢耳到畫室尋他父親的時候，畫家卻又疏忽了小畢耳眞正的需要！他應該瞭解小畢耳來到畫室不是爲了呼吸松節油的氣味，更不是來欣賞父親聚精會神的作畫，他應該擱下畫筆適時地把爲小畢耳儲存在心坎中的愛化作適當的關切——」

「德揚，」星卒拍著他朋友的肩膀叫「把你的腕借我行嗎？我試試你的脈搏是否加快了。」

「你一」德揚瞪著他的朋友，眼神中似乎在責怪星卒不該打斷他意猶未盡的話。

星卒微笑地望著他的朋友說：「給我機會讓我也傾吐一下如梗在喉的心語，行嗎？」。「嗯，好吧！」

「德揚，你的高見我僅作稍微的保留，只是我們姑且不去評斷畫家夫婦的功過是非。讓我們仔細想想畫家婚姻生活所以失敗的癥結，我的淺見以爲：與其評論他最後離婚的決定是錯誤，倒不如責怪他婚前草率的決定是愚蠢！既然他的夫人『一向是不非常活潑，她嚴肅、莊重。』那麼在婚前應該早有蛛絲馬跡可尋，可是畫家卻不曾再作深入地觀察與愼重地決定，就把頭頸伸入已

打了死結的套索中，就提起雙脚躍入溺人的泥沼內！哦！一我並不是說斐拉古夫人全然沒有錯，她錯得和她丈夫一樣地多一般地重，只是我不願置評，固然是因爲我不是女人，無法瞭解女人對失敗婚姻生活的感受，主要是因爲我不曾相識斐拉古夫人。可是，德揚！除了你以外，我是相當認識『小雨』的男孩，『小雨』的美是有目共睹，『小雨』的才華是衆所週知，但是在『小雨』身旁以打計數的男孩群中，眞正用心去瞭解她的個性喜好的，除了我們外，怕不再作第二人想。雖然她不像斐拉古夫人似地『嚴肅、莊重』，相反地，她活潑得過火，灑脫得近似男孩，這是個性所使然，倒也無可厚非；但是，她與畫家的妻子一樣地不但不明白體貼的形式與關懷的定義，更不懂得該適時地開啓久鎖的門扉，容許感情的光臨！她一向否認自己是一位感情的豐收者，同時更莫明其妙地自承是感情的歉收者，卻不曾捫心自問自己是否是一位認眞勤勉的耕耘者!?她只懂得在各處菓園中播仔植苗，可是卻疏忽了該選擇一處中意的地方專心地除草、澆水與施肥，因此她的菓園怎能不歉收呢!?」星卒望了望丟棄了手中第十二個煙蒂的朋友，繼續又說「所以，德揚！男兒志在四方，你何妨拔出你鞘中的慧劍，試試它的鋒芒！也許你又會說：有一天『小雨』可能會改變得讓她能適合你，令你能適應她。可是，你可明白『置之死地而後生』的眞義?!『小雨』目前猶如一朵招展在春風中嬌艷的花朵，她不會在乎飛蜂舞蝶的多寡，因此如今你何妨暫時春眠，等待著秋雨多風降臨大地的時刻，屆時，如果你仍願意，你何以給『小雨』顧匙，任她在你的心園中避寒，任她在你的菓林中摘取滿懷的蜜果一」

「可是我擔心臨陣易將，會潰不成軍！」德揚急急地打斷他朋友的話。

「德揚！壯士斷腕，能不碧血飛濺，痛澈心脾嗎!?這樣作對你百益無害，對『小雨』更是利多於弊，至於結局如何，那也只有盡人事而後聽天命了！」星卒雙眼炯炯地瞪視著他的朋友。

「可是你的逆耳忠言會不會滲雜了你的傲慢與偏見？」

「你說這話未免太見外了，不錯！或許我有我的傲慢或偏見，我一向以爲造物者賦予人類感情的最大隔閡，不是語言的分歧，更不是貪慾的泛濫，而是傲慢與偏見所分泌的流毒，所形成的距離，但是我將盡力地試著去稀釋！去縮短！」

「星卒！說句肺腑之言，我很慶幸自己與畫家一樣地擁有一位忠誠的知友一奧圖．布哈德。」

「那麼你是否也願意效仿覺安。斐拉古下個明智的決心!?」星卒微笑地問著他的朋友。

「我搭明天凌晨的火車北返，去繼續走我該走的路！」

「那不太累嗎？德揚！」

「不會的」德揚指著潺潺的溪水說「這些年來心靈上的疲累已隨那溪水東去！」

「願感情的烈焰不曾灼瞎你的雙眼。」星卒一手握著他朋友的手，另一手拍著他的肩膀說。

蟻窩隨筆

—兼談漂泊的靈魂

—酉星卒—

